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1

薈萃五編

顧燁青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顧燁青 選編

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五編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五編(全二十四冊)/顧燁青選編. --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13-5578-5

I. ①近… II. ①顧… III. ①圖書館學-期刊-彙編-中國-近代 IV. ①G259.2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73616 號

書 名 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五編(全二十四冊)

著 者 顧燁青 選編

責任編輯 鄧詠秋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張 915

書 號 ISBN 978-7-5013-5578-5

定 價 14400.00 圓

中國近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刊

——代前言

李萬健

中國近代的圖書館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開端。它是在近代西方圖書館思想和中國古代藏書樓的雙重基礎上萌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的圖書館刊，是最早的集中宣傳近代圖書館思想、研究圖書館學和圖書館業務的陣地，也是近代國內期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宣傳圖書館新思想，開展圖書館學、目錄學、文獻學，以及文史等學問的研究，宣傳館藏，積累圖書館業務資料，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和繁榮學術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我國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西方列強對國土的長期分割、侵佔和統治，使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恥辱和災難。外來侵略者在政治思想統治、經濟掠奪的同時，也把資本主義思想帶進了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所謂『西學東漸』。受其影響，近代西方先進的圖書館思想、辦館模式，以及圖書館學理論和方法，也開始在國內傳播開來，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輿論和學習榜樣。因此，從十九

世紀後半期以來，國內一直有一批知識界人士在宣傳西方的圖書館。他們中有早期提倡西學的士大夫代表，如林則徐、魏源等；有維新派代表，如郭嵩燾、梁啟超、鄭觀應等；更有二十世紀初留學英美的青年學子，如沈祖棻、李小緣、杜定友、劉國鈞等等。林則徐、魏源曾分別編譯了有詳細介紹西方圖書館內容的《四洲志》和《海國圖志》，在國內廣泛流傳。梁啟超早於一八九六年就在《時務報》上撰文稱：『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館，曰書籍館。』書籍館即圖書館。不久，『圖書館』一詞也通過《時務報》由日文翻譯到中國來了。學者羅振玉在《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中則高呼，應當學習西方，儘快開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闕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首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到二十世紀初就有人在國內辦起圖書館來了。此後的沈祖棻、杜定友、劉國鈞等人，則直接借鑒西方圖書館的模式，發起並推動了以學習西方為主要內容的新圖書館運動。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西方接受過圖書館學教育，回國後便大力宣揚西方圖書館思想，倡導其辦館方法，大大推進了新式圖書館的發展。這樣，在西方圖書館思想指導下，以中國古代藏書樓保留下來的大量典籍作為藏書的重要物質基礎，建立起一大批圖書館，萌生了中國最初的圖書館事業。

被公認為我國最早的具有近代圖書館意義的公共圖書館，是浙江紹興的古越藏書樓。它是徐樹蘭在考察西方圖書館思想、方法和職能基礎上，於一九〇二年始建，一九〇三年開館的。接著，湖南圖書館（一九〇四）、湖北圖書館（一九〇四）、福建圖書館（一九〇四）、江南圖書館（一九〇七）等一批省立公共圖書館相繼建立。一九〇九年，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也建館。到一九一〇年，全國光是省立公共圖書館就有二十多所。其他如學校圖書館（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機關圖書館（如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等也都紛紛建立。中國

早期的圖書館事業開始形成了。

誠如前述，是西方的圖書館理論和實踐爲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榜樣。但是，沒有藏書和館舍等物質基礎，圖書館還是辦不成的。以中國當時經濟、文化的落後狀況，圖書館想在短時間裏收集大量當時出版的圖書完全沒有可能。開創之初的圖書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圖書都是古代公私藏書樓留存下來的，大量中國古代典籍。甚至有許多圖書館的館舍、用地，也是以舊式藏書樓爲基礎的。所以我們說，中國近代的圖書館是在西方圖書館的思想基礎和中國古代藏書樓保留的藏書的物質基礎上萌生和發展起來的。

雖然同爲藏書機構，但與中國舊式藏書樓相比，近代新式圖書館與之有本質區別。主要表現有三：其一，辦館思想和方式由封閉轉向開放。中國傳統藏書樓的運作理念可以用『集藏』二字概括。其主要目的是把散佈於社會的中國傳統典籍聚集到一處保藏起來，使之流傳有緒。可以說圖書一旦到了樓裏，就很少有人能閱讀和利用了。官樓、官閣，其書祇能爲帝王、士子等極少的人所見，而私藏則祇能爲樓主所用。藏書樓所帶來的最主要的效益還是保存了文獻。而近代新式圖書館則不同，其辦館思想是敞開的，收書無論中西，內容涉及古今中外，大門向全社會開放，圖書館成了社會公共的藏書、讀書場所，益於四面八方，惠及社會各界。其二，職能理念由重藏轉向藏用並舉，圖書館特別注重發揮教育和服務職能。新式圖書館不僅重收藏，而且更注重使用。它從一誕生就開始學習西方圖書館，把教育人，提高人的道德、文化和科學素質，爲社會提供服務，放在工作首位。其職能由藏書樓的藏，擴大到除藏之外的開展教育、傳遞知識、爲大眾服務等諸多方面，越來越全面地體現其開放服務的宗旨。其三，管理由傳統、落後走向了科學。舊式藏書樓雖然也積累了一些管理經驗和方法，但較爲落後，不便於圖書開放和讀者利用。新式圖書館則全面學習、借鑒了西方圖書館收集、整理和推介圖書的

科學方法。例如，使用西方科學的圖書分類及編目方法，編製、使用卡片目錄，圖書館按管理需要設立採、編、閱機構等等，實行了科學管理、科學辦館、科學服務。

近代中國圖書館誕生之前及其初期，關於西方圖書館的辦館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宣傳，借助了一些報紙和其他刊物。到了二十世紀前十年以後，圖書館越辦越多，就需要有業界自己的宣傳、研討圖書館理論、業務技法，以及記錄圖書館發展情況的陣地了。因此，近代中國圖書館刊也就應運而生了。

國內最早的、公開連續長時間編輯出版的圖書館刊，是一九一五年浙江省立圖書館編輯出版的《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該刊從創辦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堅持出版十多年。其間也有一些圖書館時斷時續地編印過一些圖書館刊物，但多為內部印用，流傳極少。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全國各大圖書館纔紛紛編輯、出版自己的館刊，到三十年代中，全國大概有不下二十種，已發展成國內期刊業中一支頗具專業特色、較有影響的學術輿論力量了。

最初的圖書館刊，內容比較單一，主要是以宣傳報導主辦館館藏和記錄該館工作情況為主。例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開始出版的《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的前十期，基本內容都是以公佈館藏及每年新進圖書書目、記載借閱業務情況，以及反映本館館務和少量圖書館界的大事為主，關於圖書館學及其他學術的研討之作則較少見。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後，圖書館刊的內容纔開始發生較大變化。一九二八年五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創刊，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該刊共出版十一卷六十一期。其間曾數易其名，先後稱《北京圖書館月刊》、《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從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定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可以說，《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的誕生，是近代中國圖書館刊的轉折點，其內容、面目大為改觀，水平大大提高。從內容來

看，此後的館刊一改十多年來以比較單一的書目報導、業務統計為主體的情況，擴展為以研究圖書館學、目錄學、文獻學，以至於文史學問，研究圖書館工作、圖書館事業為主，使之真正成了圖書館的專業期刊。當時有一大批著名學者，如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王重民、陳寅恪、胡適、蔣復璁、傅增湘、李小緣、杜定友、劉國鈞、趙萬里等，都成了圖書館刊的熱心作者，發表了很多學術價值極高的論文。從此開始，像這樣內容豐富、學術水平較高的館刊在全國各大圖書館紛紛出現。例如，也是一九二八年開始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燕京大學圖書館年報》等等，都是由當時著名圖書館人和專家、學者主辦、撰稿的名著一時的圖書館刊。這裏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由劉國鈞等人主辦的、一九二六年創刊的《圖書館學季刊》。該刊實際上是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刊，雖不屬某一館館刊，但它是當時國內最有影響的一種圖書館專業期刊。應該說，它對於當時國內圖書館刊方向的引導，內容和學術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影響。除了館刊之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有的圖書館還編輯出版了一些以研究文獻學、目錄學及文史學為內容的期刊，如北平圖書館的《圖書季刊》、中央圖書館的《圖書月刊》、《學觚》等。它們一般不承擔業務統計和館務情況報導的任務，是介於館刊和純圖書館專業期刊之間的刊物。這些刊物與各館的館刊形成了一個可觀的圖書館專業期刊隊伍，在當時是很為文化學術界注目的。

近代圖書館刊在中國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至少有四：

第一，宣傳西方先進圖書館思想和實踐，促進中國近代圖書館建設和發展。如前所述，中國近代圖書館本來就是按西方辦館思想和模式建設的，在其以後的成長、發展中，圖書館刊不斷地把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介紹到國內來，為之提供營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許許多多關於西方圖書採訪、分編和讀者服務等方面的理

論和方法的文章，成了各館館刊的重要內容，對國內圖書館建設作用非凡。僅舉一例：一九二六年，《圖書館學季刊》第一期上刊載的《鮑士偉博士考察中國圖書館後之言論》，詳細地介紹了美國圖書館學家鮑士偉博士一九二五年考察中國圖書館後的分析評論。他指出，中國應當學習西方圖書館，實行開架閱覽、圖書外借等更為開放的服務方式，把西方圖書館開架、外借的思想和實踐介紹到中國來。另外，他還指出，中國傳統典籍中缺乏時下新知識，應當大量收藏新書。這三者，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圖書館誕生之初的根本不足。從此，開架閱覽、圖書外借的開放服務，逐漸在國內推行開來；儘量多地入藏新書及改善館藏也得到重視，圖書館建設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研究圖書館學理論，推動中國圖書館學的建立和發展。圖書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必須有圖書館學理論的支持和指導。近代圖書館刊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園地之一。幾十年來，一批批圖書館學家在這片園地上不斷探索。例如，劉國鈞、杜定友等人關於圖書館學的許多理論觀點，就是在各館館刊上發表交流的，為中國圖書館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可貴貢獻。

第三，大力揭示、宣傳館藏，以便更好地為讀者服務。向社會宣傳館藏文獻，從有館刊開始就被列為其主要任務之一。自誕生開始，各館館刊都辟有介紹本館館藏及社會上新出圖書的專欄，系統、全面地揭示本館藏書，評介推薦新書，刊載關於各種圖書的題跋、評論等，為讀者方便地利用圖書提供更周到的服務。許多著名文獻學家、圖書館學家，如王重民、趙萬里、傅增湘、向達、楊樹達、孫人和等，都在各種圖書館刊上發表過大量書評、題跋及讀書學術感言等。可以說，近代圖書館刊在推介圖書、宣傳文化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是無可替代的。

第四，發揮了公開館務、交流業務經驗和積累資料的重要作用。翻開每一種近代圖書館刊，都能看到介紹

本館和他館工作情況的內容，這對於各館之間相互交流，學習經驗，改進工作，共同進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各館刊大都設有『本館近況』、『年度統計』等專欄，對本館財務、人事等情況均有詳細記載。這些都為研究館史、事業史積累並提供了寶貴資料，具有重要意義。

很顯然，近代中國圖書館刊對於中國圖書館史、期刊史、文化史和圖書館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科研、教學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是一個豐富的資料寶庫。但是，這些寶貴資料的流傳藏本較少，多年來無人開發，今人很難得見，實為學界憾事。一九九一年，書目文獻出版社*曾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整理影印出版，深受學術界歡迎。現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又不惜投入，對深藏於各圖書館的近代館刊進行搜集、整理，輯其中著名者十幾種為一編，名《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刊版發行。此實為嘉惠學林之善舉，是圖書館界，乃至整個學術界之幸事。我們深信此書會大受歡迎，並一定會在科研、教學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謹以拙文權且充作此書前言。訛誤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二〇〇三年九月於國家圖書館

* 即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五編》自序

中國近代圖書館刊物對傳播圖書館學思想、促進圖書館事業發展，乃至宣揚文化、益智社會、推動學術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鑒於此，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後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〇三年、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先後整理影印出版了《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及《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和《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三編》（以下分別簡稱『一編』『二編』『三編』），總計洋洋六十二冊。此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於二〇〇九年將有民國時期圖書館學『三大刊』之稱的《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圖書館學季刊》悉數影印出齊，共計二十五冊。以上合計將近九十冊，煌煌可觀。

據統計，近代我國圖書館學期刊多達百餘種。『一至三編』共收錄三十一種。這些加上後來影印的『三大刊』，比起整個近代百餘種圖書館學期刊而言，還不到三分之一。為幫助學界更全面真實地瞭解近代圖書館館刊發展全貌，進一步拓展和提高近代圖書館（學）史、文獻學及相關學科的研究廣度和深度，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邀請我參與選編了《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四編》（以下簡稱『四編』），共收錄刊物三十七種，精裝為十六冊，於二〇一三年影印出版。其中大部分屬於圖書館編印出版的館刊，計二十四種，涵蓋國立圖書館、省、市、縣立公共圖書館、私立圖書館、大學與中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等多個系統；另有各地圖書館協會會刊九種；以及圖書館服務供應商發行的刊物一種，圖書館學教育機構相關刊物三種。『四編』出版僅兩年，現已告售罄。

我們在選編『四編』時，仍有多種重要的圖書館辦刊物由於沒能收羅齊備，不得不予以割捨，這也為『五編』的出版埋下了伏筆。兩年來，經過多方努力搜尋，在國家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收藏單位的大力幫助

下，由我選編的這套《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五編》又即將付梓，精裝為二十四冊，共收錄圖書館館刊十五種。

本編的編排體例沿襲『四編』，大致按館刊類型排序：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館刊、公共圖書館的館刊、學校圖書館的館刊、專門圖書館館刊、圖書館服務機關的刊物。在同一類下，再按館刊所屬機構名稱排序。

下面對這些館刊，擇其要者略作述介。

《圖書月刊》，國立中央圖書館編，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出版。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出版，共出版三卷，每卷八期。第三卷第七至八期未能獲得，祇好從缺。這是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圖書館西遷重慶後編輯出版的刊物，內容包括文史論著和新書介紹等，該刊對研究抗戰時期的學術文化具有參考價值。

《學風》，安徽省立圖書館編輯出版，一九三〇年十月創刊，一九三七年六月停刊。共發行七卷，第一卷有十二期，第二至六卷每卷十期，第七卷出至第五期受抗戰影響而停刊。該刊以『提倡學術、介紹書報、增進閱讀興趣、促進良好學風』為宗旨，廣刊安徽鄉邦文獻及闡揚教育與學風之作，也常刊載圖書館學論著；同時介紹該館藏書目錄、分類及借閱規則，發佈該館館務工作報告，報道省內外圖書館事業進展狀況等。作為省館館刊，《學風》注重本省圖書館事業的推進和本省地方文獻的發揚，以及讀書風氣的提倡。它不僅對指導安徽省內圖書館事業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全國圖書館界中也有重要影響力。據黃少明對李鍾履《圖書館學論文索引》（第一輯）的統計〔二〕，《學風》共有一百三十篇文章被該索引收錄，在該索引所收錄期刊中，列第五位，僅次於民國圖書館學三大刊和《浙江圖書館館刊》，堪稱民國時期圖書館學『核心期刊』之一。

抗戰爆發後，福建省立圖書館遷往沙縣，時任館長的文華圖專畢業生陳鴻飛（本科第十屆，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一邊帶領下屬同仁堅持對地方民衆提供服務，一邊仍積極開展學術研究，主編出版《學

林》。刊名『學林』借用宋王觀國撰的同名書籍，旨在契合該書作為讀書雜記，兼論經、史、子、集之意，刊發有關讀書劄記、工作報告、圖書館學探討等內容。該刊僅見創刊號一期，刊載有關概述館藏閩志和《四庫全書》的文章，還刊有中國十進分類法節要、四位號碼著者表，以及該館工作近況、該省縣立圖書館記事和縣立圖書館館長姓名錄等內容。

抗戰爆發後，江西省立圖書館曾一度遷至泰和，期間創辦《讀者戰綫》。一九三九年二月創刊，初為半月刊，第十期起，改為月刊，一九四〇年四月出版第十二、十三期合刊後，停刊。該刊設有評論、時文摘要、新聞集剪等欄目，內容多是圍繞『二戰』的時政文章。該刊共發行十三期，但經多方搜羅，未能獲得第一期和第二期，祇好從缺，『五編』收錄了其餘十一期。

《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遼寧省立圖書館編印。此遼寧省立圖書館為今瀋陽市圖書館的前身，是東北地區歷史最為悠久的圖書館之一。最早可追溯到一九〇八年開辦的奉天省城圖書館，此後曾改名為奉天公立圖書館、奉天市立圖書館、奉天省立圖書館。一九二九年六月改名為遼寧省立圖書館，七月由東北史專家、東北大學教授卞鴻儒（後名卞宗孟）出任館長。卞鴻儒治館有方，館藏迅速增長，他還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出版了《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一卷。該卷綫裝一冊，未見其他卷期。這冊《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內容非常詳細，主要介紹了該館的藏書及工作概況，設置的欄目有專著、書目、記載、調查、圖表等，刊載有館藏地方志和珍本的提要與目錄，發佈該館年度工作報告，並有遼寧省縣立圖書館和中等以上學校圖書館的名錄等，對研究近代東北圖書館事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後，卞鴻儒流亡北平，遼寧省立圖書館則被日本帝國主義控制，成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館名先後改為奉天市立圖書館、奉天市公立瀋陽圖書館。『四編』中收錄有奉天市公立瀋陽圖書館於一九三八年八月創刊的《瀋陽圖書館通信》，共九期。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該館，改館

名為『瀋陽市立圖書館』（瀋陽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該館，成為今天的瀋陽市圖書館）。需要另外說明的是，在國民政府接收該館的同時，時任遼寧省教育廳廳長的卞宗孟還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瀋陽另行創建了遼寧省立圖書館，並兼任館長。『三編』收錄了該館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遼寧省立圖書館館刊》創刊號，其中刊有卞宗孟撰寫的代發刊詞《遼寧省圖書教育之今昔》。瀋陽解放後，後來的這所遼寧省立圖書館的藏書被來自哈爾濱解放區的東北圖書館（今遼寧省圖書館的前身）接管，成為建國後今天遼寧省圖書館的館藏。

作為抗戰大後方的四川，一時成為全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名流雲集。由四川省立圖書館編輯發行的《圖書集刊》多刊載文獻考訂與校勘方面的文章，錢穆等著名學者經常在該刊發表學術論著，具有較高學術價值。該刊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創刊，共發行九期，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它是這批民國時期創辦的圖書館館刊中最晚停刊的。

臺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近代臺灣的圖書館事業亦不能忽視。『五編』編入戰後收復的臺灣省立圖書館編輯出版的館刊《圖書月刊》，可以補『一至四編』無臺灣館刊之缺憾。該刊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創刊，直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期間共發行十七期。該刊主要刊載歷史學、哲學、圖書館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有對哲學思想的闡述，考證古籍，探討有關圖書分類、圖書館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刊登介紹國內外名著、臺灣本省地方文獻的文章等。

《圖書展望》，浙江省立圖書館編輯出版。一九三五年十月創刊，初為月刊。該刊旨在做忠實而有用的圖書與讀者之間的媒介，致力於介紹有益的圖書、便利館藏的應用、輔進讀書的效率、推進學術的風氣。該刊設有學術雜（短）評、讀書問題討論、各科研究、圖書介紹、新書提要、文化簡訊、本館要訊等欄目。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版至第二卷第九、十期合刊後，一度停刊。抗戰勝利後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復刊，並改為季刊，復刊後共出版十

期，直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終刊。加上此前出版的第一卷共十二期，第二卷共十期，該刊共發行了三十二期。它是浙江省立圖書館一九四六年以後唯一的館刊。該刊復刊後刊載的一些圖書館學方面的文章不乏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如《全國省立圖書館現況調查》《全國各省市立圖書館現況調查》等幾篇圖書館調查文章，對瞭解抗戰後我國圖書館事業的恢復狀況、對比分析抗戰前後圖書館的損毀情況等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中國出版月刊》，由私立浙江流通圖書館出版，創辦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于右任在創刊號上題字『盡力讀書』。私立浙江流通圖書館於一九二五年成立，為郵政職工陳獨醒捐資創辦。該刊旨在做讀者和出版界的紐帶，全國圖書館圖書部的顧問，全國出版物的『整理者』、『陶冶者』和『廣播臺』。該刊共出版了六卷，每卷六期，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停刊。該刊刊名雖有『出版』，但主要刊載教育學和圖書館學方面的論著，出過『教育問題專號』『流通圖書館專號』『雜誌問題專號』等專號，集中討論相關問題；時常刊登創辦人陳獨醒研究圖書館學、教育學等方面的研究心得，杜定友、舒紀維、許振東（雪昆）、濮秉鈞等圖書館學人也都曾撰文發表；還刊載書報評介、文藝作品、教育界和圖書館界及出版界消息等；其刊登過的一些調查，如對浙江全省各縣新聞雜誌的調查、對全國書局書店的調查、對全國雜誌刊物的調查和對全國教育圖書的調查等，調查詳細，頗有史料價值。

《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圖書館報》，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圖書館編印，油印，見存第一期，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該報是該院為方便本院師生在館外查閱新到書刊信息而編的，主要報道本館新到的中文、西文書籍雜誌。刊末登載本館工作統計表格，分總務、編目、典藏三項。這種以報道新書、服務讀者為目的的館刊在近代館刊中也有不少，但不是編者選擇的重點。

《華中大學圖書館館刊》，華中大學圖書館編印，油印，見存第一期。這是抗戰期間華中大學南遷至雲南大理喜洲時該校圖書館於一九四一年創刊的。刊有徐家璧為下級館員請命的隨筆、對圖書館學專業未列入庚款

留學考試學門的商榷、探討有關大學圖書館最低預算原則、分類編目學方面的譯述等文章，還刊載有該館館務紀要。

國立中央大學是民國時期國立大學中系科設置最齊全、規模最大的大學。它經由三江師範學堂、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等學校發展而來，並於一九二八年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該校的圖書館也隨著學校的變遷、合併、改組而不斷發展壯大，據《圖書館學季刊》的調查，一九三二年度，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藏書數量位列全國國立大學第四，經費排名第一，在民國高校圖書館界中佔有重要地位。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創刊的《（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副刊》為半周刊，旨在「宣揚本館的內情，傳達本館的消息」，刊登有新書介紹、參考書提要、圖書館工作動態、閱覽各處消息、借書處消息、圖書館啓事、借閱統計等內容。該刊較為稀見，對於研究該館館史來說，這是難得且重要的資料。已知該刊於一九三〇年出版了二十期，『五編』予以完整收錄。

培正中學乃近代華南地區的中學名校，培養了十餘位兩院院士，音樂家馬思聰、諾貝爾物理學家獲得者崔琦等皆為其傑出校友，一度享有『北有南開，南有培正』之美譽。該校先後編有《培正校刊》等多種校辦刊物，《培正中學圖書館館刊》也是其中之一，為近代屈指可數的中學圖書館館刊。該刊創刊於一九三四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共發行四卷，每卷二期。第四卷第一期較為少見，國家圖書館未藏，此次影印出版，幸賴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提供館藏第四卷第一期，纔得以在『五編』中完整收錄該刊。該刊設有論著、圖書介紹、書目、索引等欄目，刊發圖書館學（不局限於學校圖書館主題，比如涉及探討農村圖書館）、文學、教育學等方面的文章，報道該館概況、借閱統計情況等。

一九三二年初，時任《申報》總經理的史量才在籌備《申報》創辦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時，提出創辦一所面向

社會，主要對社會上的店員、學徒、青工和學生發揮教育功能的圖書館的設想。這所圖書館被史量才命名為『申報流通圖書館』，其『流通』之意為『好學深思之士，聚於斗室之中，勢所不可能，則又俾讀者得假之而歸，流通之名，所由昉也』。該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開放，李公朴為館長。該館通過統計調查密切關注讀者需求，後來還成立了讀者指導部，重視讀者服務工作，開館兩年就借出圖書二十多萬冊，讀者上萬人，在當時的上海圖書館界極為引人注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正當流通圖書館籌備創建兩周年紀念活動時，史量才因為宣傳抗日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為了紀念他，表彰他對圖書館的貢獻，申報流通圖書館更名為『量才流通圖書館』，並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創刊出版《量才流通圖書館館刊》。該刊為月刊，最初的五期以四版報紙形式出版，自第十一期起改名為《量才月刊》，出至一九三七年的第十二期後停刊。『五編』完整收錄了全部十二期。該刊先後闢有讀書問題討論、讀書顧問、圖書提要、書報介紹、新書月報、時事解說、讀者園地、青年習作、自學經驗談、介紹批評等欄目，特別強調對讀者的輔導和圖書評論工作，這對當前的全民閱讀和圖書館界的閱讀推廣工作仍有很強的借鑒價值。

《中國圖書館聲》由上海圖書館用品社發行，上海民立中學圖書館經售。時任上海圖書館協會主席的陳伯達為主編，每期篇幅不大，大致八頁。創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提倡全國圖書館事業、溝通全國圖書館聲息為宗旨。主要刊載圖書館學短小論文，亦不乏名家之作，如杜定友的《漢字形位排檢法》等；還設有『郵筒』欄目，主編親自解答圖書館同行來信，涉及圖書館業務工作方面的疑問和個人職業生涯發展方面的困惑；該刊還在『智囊』欄目刊載百科資料，幫助圖書館工作者補充知識。該刊出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共發行了十期。在『四編』中，我們收錄了第一、三、五期。後經出版社繼續搜羅齊備，而今在『五編』中補輯餘下各期。

較之前幾編，本編所收錄的刊物，有不少以往祇在學界相關史類論著中被隻言片語地一筆帶過。有的僅發